

25.16

楚江文史資料選輯

第五輯



23/3/

# 怒江文史资料选辑

## 第五辑

### 怒江边防斗争历史专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组 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纪念片马人民抗英斗争胜利四十七周年！

本刊第一至五辑责任编辑：李道生

# 目 录

## 片 马 事 件

片马事件初探.....	李道生	1
英人入侵片马及民族抵抗		
情况（档案资料）.....	体门体伍反映	34
李根源、段浩先生与片马事件.....	杨子亮	37
抗日时期的英国传教士杨志英.....	杨肇骧	39
英国传教士杨志英在泸水的间谍活动		
（泸水设治局档案资料三份）.....		40

## 抗 日 战 事

泸水军民联合抗日战事纪实.....	李道生	马秉坤	45
访问日军屠刀下的幸存者——乔金贵纪实.....		尹自忠	100
泸水抗日战事历见二则.....		杨子亮	106
军民合作抗日收复片马历见纪零.....		杨约拿	111
日寇向片马投放细菌弹受害亲历记.....		何兴周	114
国民党滇康缅边境特别游击区总指挥部组织			
简况（录自档案资料）.....			117
炸毁惠通桥亲历记.....	李泉生述		120

## 边 隘 防 务

《怒求边隘详情》概说	方国瑜	121
怒求边隘详情	夏 琦	123
《怒求边隘详情》后记	木 芹	147

## 附 图

### (一)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为片马人民

抗~~美~~胜利纪念碑题词 ..... (封二)

### (二) 《片马事件初探》附图 ..... (第23页至33页)

### (三) 《泸水军民联合抗日战事纪实》

..... 附图 (第87页至99页)

### (四) 《访问日军屠刀下的幸存者——乔金贵纪实》

附图 ..... (第104页至105页)

### (五) 兰坪白族抗法民族英烈张文寿将军墓及遗物 ..... 封三

### (六) 片马一瞥 ..... 封底

# 片马事件初探

李道生

**内容提要：**一、片马沿革与土司治理；二、缅甸沦亡与片马危机；三、错综复杂的片马之争；四、片马之战的经过情况；五、片马失陷后的中英斗争；六、片马回归与各项建设。

一九七三年，我有幸参加了《片马烽火》一书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编写组》前往泸水县登埂、六库、称戛各地调查访问，开始接触到片马事件。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一月，在怒江州政协、泸水县政协领导关怀下，续继前往泸水县片马、鲁掌等地作了两次考察、访问。在此期间，陆续阅读了《新纂云南通志》等多种史料，查阅了一部份档案材料，参阅了谢本书同志的新著《片马问题研究》，使我对发生在清末的“片马事件”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为了向片马问题研究的方面和关心片马事件的同志提供一点粗略的线索资料，不顾浅薄，谨将个人访问及学史所记整理出来，抛砖引玉，求诸大家指教。

## 一、片马沿革与土司治理

片马，这是一个区域的名称，包括的范围比较广，本文述及的，仅是现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县的片古岗区。

片古岗区，包括片马乡、古浪乡、岗房乡三个乡，因取每乡字首而得名，但习惯上仍称片马区。本文为叙述方便，也从

习惯，简称“片马区”或“片马”。

片马区位于高黎贡山西坡(图一)，与东坡的泸水县城鲁掌同山相依，总面积为一百六十平方公里，居住着傈僳族、茶山人(景颇族支系)、白族、汉族等多种民族，计一百一十户，八百六十九人。全区为六万多亩森林所覆盖(图二)，生态环境好，自然资源丰富。地下有丰富的矿藏，尚待开发利用；地上有莽莽森林、珍禽异兽、各种药材，名贵花卉——辛夷花在州内亦为片马所仅有。有自然河流三条，发源于高黎贡山。这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河谷至半山地带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宜农宜牧。总耕地面积有一千三百八十多亩，出产稻谷、玉米、荞子、豆类等农作物；山林特产有虎骨、麝香、熊胆、黄连等名贵药材和各种皮毛山货；经济林木以盛产棺木上品杉板、药用甜木瓜和泡核桃而著称。片马即以它丰富的资源，素享“自古片马无穷山”的称誉①。

山川秀丽，资源富饶的片马，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各族人民用勤劳和智慧在这里开拓了边疆，建立了家园。

根据已知的文献记载，片马在唐代就是南诏的西域领地②；元代属云南诸路行中书省的云龙甸军民府③；明代属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永昌军民府的茶山长官司④；清代属永昌府(保山县)登埂土司，直至宣统二年十二月片马被英国侵占为止⑤。

片马属中国领土的证据很多，最近笔者在下片马所见的一座清代古墓，就是一个确证。此墓建在下片马乡公所西北角的丛林中，距国界(第16号界桩)约二华里，墓形与汉墓相同(图三)，正中嵌有汉文刻碑一方，碑文共一百八十个字，石

碑正中刻着一行大字直书：“例赠故远祖考享阳古稀上寿栋公扫昌老人之墓”；两侧用小字分别刻着栋扫昌世系子孙姓名，从他的儿子记到第八代孙；右下角刻着两行小字：“孔必河助公德”、“马林秀出银五钱”；右端刻着年号：“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清明吉期”。又据下片马生产队景颇族女社员栋桂责（图四，该1985年五十五岁）对笔者介绍，她是此墓主栋扫昌的第十代孙女，栋扫昌生前是下片马村的茶山人（景颇族支系）氏族头人，栋扫昌的祖先就是下片马居民，此墓是栋扫昌死后一百多年才由其后代建立的，到1985年建墓时间已有一百一十一年，墓主栋扫昌可能生于三百二十年前。死于二百五十年前。根据墓志和栋桂责的介绍考知，片马很早就属于中国管辖，在清代，片马各族人民已接受汉文化，使用清朝年号和货币（银钱），学习汉族墓葬，建立汉墓和墓志铭。这些足以证明，片马是中国领土的一部份，片马各族人民是中国各民族的组成成员。

据已知的史料记载，明代，片马地区属云南等处承宣布政使永昌军民府的“茶山长官司”，“茶山长官司，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颁告信符、金子红牌。八年（公元1410年），长官早张遣人贡马，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置滇滩巡检司。”<sup>⑥</sup>说明明代“茶山长官司”已得到朝廷的信符、牌照，对片马地区进行直接治理。明末，茶山地区民众起义，杀了茶山土司及其家族，片马等地曾一度恢复为氏族部落社会。南明永历二年（清顺治四年，公元1648年），云龙甸军民府属六库土千总首次发起征服片马，“得地三百里”<sup>⑦</sup>，收片马为六库土千总属地。清雍正年间（公元1723年至1735年），六库土千总第十三世段阿龄之子段其光，因有军功，分防登埂，管理片马；清

乾隆初（约公元1736年），段其光之子段联第第二次发起征服片马，又得古浪、岗房等地；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朝廷正式授封段联第为世袭登埂土千总⑧，原属六库土千总的登埂及片马各寨，划为登埂土千总领地。登埂土千总自乾隆十七年至宣统二年末，连续治理片马达六世，共一百五十九年，其世系如下：

六库十三世土千总段阿龄有五子：段其辉、段其耀、段其威、段其光、段其华。其第四子段其光分防登埂，开始管理片马；段其光有三子：段联登、段联第、段联芳。长子段联登早逝，次子段联第受封土千总世职，为登埂土千总一世；段联第有三子：段允谦、段允执、段允庄。第三子段允庄袭世职，为第二世土千总；段允庄有一子：段恒。段恒早逝。嘉庆二年（公元1803年）由段允谦次子段豫袭世职，为第三世土千总；段豫有二子：段宽仁、段兴仁。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9年），长子段宽仁袭世职，为第四世土千总；段宽仁有二子：段芝炳、段芝华。长子段芝炳袭世职，为第五世土千总；段芝炳有一子：段浍。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902年），段浍袭世职，为第六世土千总。宣统二年十二月四日（公元1911年1月4日），英国武装略占片马，段浍因“守土失责”，被传到省府拘禁。（后于1912年辛亥革命大赦中获释。）⑨

登埂土司统治片马期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均采取了一定措施，对片马地区进行着长期有效的治理。

行政管理方面：段其光分防登埂，开始管理片马期间，建设登埂、片马土司署两处，片马土司署设于大坝地河（现属缅甸），段其光亲自坐阵片马土司署进行管理；段联第正式授封土千总后，将片马改为行署，定登埂为土司署，委托亲信土

目，常驻片马代办土司职务。片马地区设管事头人一人，管理各寨事务，每寨又设村寨头人一人，受管事统率，分管各寨事务。管事头人由登埂土司委任，颁发头人委状，村寨头人由管事推荐，登埂土司任命。清末英占片马前，片马地区管事叫勒墨夺扒，住大坝地河，傈僳族人；片马寨头人叫姚中科，住片马寨，茶山人。

财政税收方面：清道光年间（公元1820——1850年），片马“原隶云龙州，后改归保山县，应征额粮二石四斗，为流官直辖之地，有道光年间奏案可稽，粮由登埂代征，故片马年纳登埂门户税银五十两，又抽冈银一百两。”<sup>⑩</sup>“冈银”指登埂土司在片马征收的杉板税。片马盛产杉板棺木，保山、腾冲商人在片马设立商号，经营杉板生意。登埂土司向商人征收杉板交易税，用以补助片马冈哨民团兵丁的费用，故称“冈银”。此项户税、冈银，由登埂土司委派牌首、村头二人代征上解。出卖片马的汉奸徐麟祥曾一度被土司任命为片马分团局团首，代征冈银。

文化教育方面：登埂土司在片马地区设立汉学堂两所，从内地延聘老师到片马执教，对片马各族子弟进行了初级文化教育。办学初期，土司亲自到各寨选调儿童入学。英占片马前，下片马汉学堂执教的是从内地延聘的汉族教师姜光耀。

司法治安方面：登埂土司在片马各寨头人中，委任一个头人为木把，负责民事诉讼，村寨各种纠纷、案件，均由木把调解处理。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腾越道尹石鸿韶与英国领事勘察中缅北段未定界，进入片马地区，石道针对英国对片马的领土野心，命登埂土司整顿“团务”，加强防务。登埂土司遂设立片马分团局，征集壮丁，建冈设卡，调查户口，进行

户籍管理，维护地方治安。分团局冈卡的食费，由上解土司署的冈银中拨回发放。

上述事实表明，片马地区既不同于我国历史上某些“纳贡称臣”的“藩属”，更不是什么“化外之地”或“隙地”，自古以来片马地区就划入我国版图，受着我国地方土司的有效治理，片马地区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这是不容任何置疑的。

## 二、缅甸沦亡与片马危机

我国片马地区与缅甸毗连，清末宣统二年，英国挑起“片马事件”，武装侵占我国领土片马，这是英国推行殖民主义的扩张政策的结果，是英国吞并缅甸的继续。为了说明“片马事件”的远因，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上的中缅关系和英国吞并缅甸的经过。

中国和缅甸是友好邻邦，两国的友邦关系可以追溯到两千年前。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汉使张骞出使西域各地，在大夏地方（今阿富汗）就发现从印度贩运去的蜀布和邛竹杖等中国西南的产品，“说明中国西南地方可能很早已通过缅甸与印度发生联系。”<sup>⑪</sup>到了“公元一世纪末，缅甸境内的掸国王雍由调，遣使汉朝，后又送来乐队和表演杂技魔术的‘海西幻人’”<sup>⑫</sup>，开始同中国建立邦交关系，此后中国的丝绸工艺品，掘井，造纸，冶铁等先进技术也陆续传到缅甸，两国人民互相往来，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但是到了十七世纪以后，欧洲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亚洲，中缅邦交关系就遭到了破坏。

十七世纪英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欧洲许多国家纷纷

向外扩张殖民地，依靠对殖民地的掠夺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在亚洲，缅甸首先受到葡萄牙、荷兰两个殖民主义国家的侵入，掠夺了大量资源；接着英国从1813—1885年的七十多年中，对缅甸发动了侵略战争，终于排挤了葡、荷两国在缅殖民势力，并于一八八六年正式宣布并吞缅甸，把缅甸划为英属印度的一个行省<sup>⑬</sup>，对缅甸的资源进行全面的掠夺，中缅两国的邦交关系自此遭到扼杀。

英国对缅甸的并吞是它向中国西南地方进行侵略扩张的准备和开始。还在英国并吞缅甸之前，英国人古柏（Cooper）为了向英国政府提供一条推销印度茶的路线，于一八六九年来到中国西南边境活动，回到印度以后，写了一本书叫《由中国到印度之游记——湖北高原》，古柏在这本书中提出要打通印缅进入滇康的铁路和商路，并露骨地提出，要“英国政府出以积极干涉以达目的”。照古柏的意见“八莫与大理间的商路开通之后，云南人士必以土产与仰光入口之纺织品交易，假使中国政府可以被诱而允许辟重庆为自由商埠，则以重庆为中国西部商业中心之地位，再以水陆交通之发达，农产品及许多矿产资源均可以从附近携取。”<sup>⑭</sup>古柏这本“游记”，实际上是英帝国主义向中国西南地方侵略扩张的“重要文件”，是英国武装侵占片马的直接原因。

片马地处云南西北部，位于中国、印度、缅甸之间，为印缅通云南的陆路捷径，缅甸北上四川、西藏的走廊，我滇、川、藏三省的屏障，是我国西南的重要国防前哨。因此英国在并吞缅甸之后，即依古柏的计划，竭力谋占我国片马地区，以打开缺口，进图我国的大西南。

光绪十二年（公元1886年），英国在并吞缅甸后就强迫中

国签定“中英缅甸条约”；光绪二十年一月二十四日（公元1894年3月1日）又签定了《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款》，订约中英国当局利用中国订约使臣对片马一带情形很不清楚的弱点，暗设伏笔。如《续议》条款中写入“中国不再索问永昌腾越边界外的隙地”<sup>⑯</sup>一词，非常含混不清，当时的永昌府、腾越厅所管辖的地区远在千里之外，条约只说“隙地”，不指明“隙地”的地区范围，这就为英国后来向我滇西边境地区的入侵制造了借口。

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日（公元1898年7月28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在给清政府的照会中，无中生有的提出：“上年十二月间，有华官带兵二百名进入恩买卡河北境内。清转饬该处地方官于恩卖卡河与萨尔温江中间分水岭西境，不得有干预地方官治理之举。”<sup>⑰</sup>照会提出的“恩买卡河”、“萨尔温江”，即指恩梅开江和怒江，“中间之分水岭”，即指高黎贡山之分水岭。这个照会进一步暴露了英国企图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侵占高黎贡山西境我国领土片马以及全部中缅北段未定界地区的野心。但清政府仍未了解英国的这一侵略意图，竟以“已于六月间据情咨行滇督”<sup>⑱</sup>复照，敷衍了事，实为授人以柄。

英国政府首先从外交上对清政府进行了各种讹诈后，便诉诸于武力，派遣武装部队，对中缅北段未定界的广大区域实行武装侵占。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公元1900年2月），英国在密支那的殖民当局派遣侵略军一千数百名，侵入我腾越厅所属景颇族、傈僳族、汉族人居住的滚马、茨竹、派赖等村寨，抢劫掠夺，打死我起来反抗的土守备左孝臣等土练和土民一百一十四人，烧毁村寨，实行武装侵占。

“派赖事件”发生后，清政府向英政府提出抗议并进行了

多次交涉，但英国方面始终无理地持定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的要求不放，甚至竟在对清政府的复函中进行武力威胁，狂妄地写道：英国“政府已决意治理”它所侵占的地方，“如中国派员前往，必起冲突，若自量力足以逐出英人，则不妨前往。”⑯一切交涉无效，我滚马、茨竹、派赖等村寨便陷入敌手。

英军既占滚马各寨，更得陇望蜀，续继向高黎贡山方向推进。片马地区紧邻滚马各寨，滚马各寨既失，片马便暴露在英国侵略者的目前爪下。片马处在危机中。

### 三、错综复杂的片马之争

在片马危机中，清政府曾对英国政府进行过多次交涉，主张双方派员会勘中缅边界，以防片马之失。光绪三十一年二月至五月（公元1905年3月至6月），清政府委派的署腾越关道石鸿韶，与英方委派的驻腾越领事列敦，上界勘查，亲临片马地区。勘界中英领事仍提出以高黎贡山分水岭为界的无理要求，石鸿韶不能同意，与之争论，并调验当地头人印信、扎付，确证片马等地的头人交出道光年间清政府发的兵部扎付，确证片马等地属中国政府管辖。列敦理屈词穷，又提出“愿由缅政府出印洋一千五百元永租”片马等地，进行讹诈。⑰清政府理所当然地作了拒绝。这次勘界最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英国驻腾越领事列敦利用“勘界”和“永租”的手段未能取得片马，又乔装打扮，以“猎人”的面目，在片马各寨的山上活动，收买民族败类，挑起事端，企图达到侵略片马的目的，然而列敦的阴谋活动也遭到片马人民的抵制。据说有一次

列敦带着一夥身背英国大战刀的“猎人”来到片马村里，声称到“山上打猎”，却向头人送东西，还宣扬片马应划归英国。片马头人看出他们心怀叵测，一面用酒“招待”，一面使人熬制牛皮胶，待这群“猎人”一个个喝得醺醺大醉时，头人便吩咐村民把熬制好的牛皮胶水灌进那些外国“猎人”的刀鞘里。后来这群“猎人”酒醒了，要拔刀作恶时，才发现刀子怎么也拔不出来了，只好狼狈地走出片马村子②。

但是列敦的收买挑唆，也使得个别的民族败类为之趋附，做出叛卖国土的罪行，终于使英国侵占片马找到了借口。

原来，腾冲县明光区徐家寨人徐麟祥（又名徐子忠、汉族）和保山县城关人伍嘉源（汉族）同在片马贩卖杉板。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登埂土司奉命设立片马分团局，委派徐麟祥为团首，代土司在片马地区收杉板税，当时徐又向登埂土司推荐伍嘉源、段有贤为助手，代土司征收户税。不料徐、伍、段竟是一夥恶棍、奸商，他们利用职权，鱼肉当地群众，霸占良家妻女，戕害无辜，激起民愤，被登埂土司革去徐麟祥团首之职。徐麟祥从此怀恨在心，勾结伍、段向保山县控告登埂土司“倚官虐民，加抽官板”，又挑唆头人聚众武装抗税。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土司段治率兵进入片马，徐麟祥聚众一百多人与之械斗，烧毁民房数间。接着徐麟祥暗中与英国人勾结，与伍嘉源、段有贤进行策划，利用事端，盗用片马各寨名义，由段有贤木刻“禀词”，派人投往密支那。“禀词”要求英缅当局“伏乞做主，准赏到地查明”。

徐麟祥等盗卖片马事件发生后，片马各寨头人勒墨夺扒等联名呈文，向保山县控告徐麟祥等人的罪恶行径，要求“斧劈奸恶”；保山县据状即将徐麟祥、伍嘉源逮捕法办。英国当局

却仍以“寨词”为“把柄”，向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把登埂土司到片马征收户捐冈银与当地群众发生的冲突说成是“过界烧抢”，提出要中国政府“赔偿缅民损失”，俨然把片马指说为缅甸土地了。云贵总督对英国当局横蛮无理的指责和要求，进行了据理驳斥，英国无法辩驳，于是决定武装侵占片马。

宣统二年十月下旬（公元1910年11月下旬）英国驻密支那府官郝滋上校（COL·HeytZe）受英国政府派遣，亲自率兵一千余人，驮运弹药骡马二千余匹，向片马武装进犯。部队“由弗罗上校（COL·FIOW）指挥，先到昔董待命。英国驻腾越新任领事娄斯也到昔董，共同会商侵略事宜。宣统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元1910年12月26日），英军先遣部队百余人，驮马五十多匹，分运弹药、锄、锤等物，沿恩梅开江进抵拖角，并在拖角建筑储粮仓，抢修道路后，向片马进发。三天以后，英军大部队二千余人，驮马二千余匹，以及修路工人，赶马工人四百余名也相继来到拖角，并经井坝、把仰、毛绞，渡小江至独末、笼蚌、官寨、噬戛、再东渡小江，于宣统二年十二月四日（公元1911年1月4日），抵达高黎贡山西麓的片马，设营驻兵，实行军事占领，并分兵驻扎鱼洞、岗房。同时，英国侵略军焚烧了在片马的汉学堂，赶走了学堂教师姜光耀”。②

#### 四、片马之战的经过情况

英国派兵侵占片马正值高黎贡山山顶雪封期间，当时片马与高黎贡山东麓的交通受阻，消息不能及时传到怒江和内地。在没有后援的情况下，登埂土司在片马的管事勒墨夺扒毅然号召片马地区各寨头人和群众，同英国侵略军进行了英勇抵抗。

勒墨夺扒原籍泸水县称戛区赤耐奈村，傈僳族人，家境贫困，年青时迁到片马地区大坝地河居住，耕种为生，后来生活逐渐好转，雇少量短工助耕，被登埂土司委任为片马管事职，忠于职守，对徐麟祥等奸贼盗卖片马的罪恶行径作了坚决的斗争，对英国当局侵略片马的行动表示愤慨和抵制，曾两次拒绝了英国驻腾越领事列敦的贿赂和收买，深得片马群众的信赖。

英军占领片马的消息传到大坝地河后，勒墨夺扒当即出面号召群众起来抵抗。他联络了片马寨茶山头人姚中科、包吾库寨怒族头人来麦子、弄木褒寨傈僳族头人铺扎扒等各族头人，组织起一百多人的民众抗英队伍与英军作战。这支由傈僳族、茶山人、怒族、独龙族（又称求族）等各民族组成的民众队伍，用的是大刀、弩弓、长矛和少量明火枪，披的是蓑衣（白天可以御寒，夜里可作铺垫），被称为“蓑衣兵”。他们把大树、密林、岩洞当为隐蔽物，用简单原始的武器，巧妙地伏击敌人。在古浪的一次伏击战中，他们就用弩弓毒药竹箭射死了一名骑马的英国军官，迫使英军从古浪撤回片马。后来，怒族头人来麦子前去腊埂河召来的独龙族民众五十多人（他们中有添九柔、则柔等独龙族头人②），也赶到岗房，参加了四天的抗英战斗。这支片马民众抗英“蓑衣兵”队伍，打死打伤了许多英军，自己也有很大伤亡，最后终因寡不敌众，被英军打败，撤进深山隐蔽。

片马民众抗英队伍退入深山后，勒墨夺扒一面派遣青年弩射手褚来四破雪翻山前往怒江报信求援，一面组织民众队伍休整待援。

褚来四原籍泸水县称戛区赤耐奈村，傈僳族人，从小爱好打猎，堪称神射手，因家境贫困，常到片马等地卖工，后来在